

東

華

錄

東華錄卷之二十七

淵源蔣良騏千之少

雍正三年正月

上諭禮部前僧人宏素處稱有朕昔年賞賜金剛經一部
上有朕製序文昨日齋到文與字俱非朕筆且將朕名書
寫錯誤甚不可解朕在藩邸時因與栢林寺相近爾與僧
人談論內典並非以僧人爲可信用也況今臨御天下豈
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近日宣化薊州等處竟有僧人假
稱朕旨招搖生事者已經發覺懲治此等于朕聲名大有

關係尔部不可不嚴禁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已滿
尙有未繳者尔部嚴行各省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倘有隱
瞞定行治罪 六月革年羹堯子年富年興職及陸科多
子玉柱職 吏部等衙門遵 旨公開年羹堯奏摺疏褻
年羹堯受皇上莫大之恩乃狂妄悖逆罪大弥天爲天地
所必誅臣民所共憤請鎖拿來京嚴審正法 旨俟年羹
堯回奏到請旨

上諭吏部朕從前恐天下督撫叅劾屬員或有不公致受
冤屈曾降諭旨令歷年廢官具呈都察院查核題明引見

當經補用數員朕爲天下主一夫不獲尙厯朕懷豈可令郡縣司牧在受冤抑乎朕屢降諭旨令督撫秉公體恤屬員今年羹堯叅金南瑛等皆屬誣枉滿保叅汀州知府何國棟有意揣摩迎合朕深鄙其爲人法海叅湖州知府曹掄彬情罪未協恐此外尙有冤抑之員嗣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實在冤抑被叅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確查原由核實具奏其並無冤抑實有罪愆混行具呈者重治其罪

命御門聽政日派翰林編檢四員待班

七月近平羹堯 感賞國階補服黃帶雙眼翎茶盞等物
及 硃批摺奏並令敵人革將軍職授閒散章京在杭州
効力 內閣詹事九卿科道等合詞叅奏年羹堯受

聖祖仁皇帝養深恩又蒙

皇上殊恩異數不思公忠爲國貪婪成性驕橫居心顛倒
官常草菅民命按其罪狀罄竹難書幸

聖恩不卽加誅令其回奏仍復怙惡不悛更肆欺罔請
罷斥立正典刑得

旨年羹堯爲川陝總督貪婪放縱網利營私卽宜治罪

其青海之功尙欲委曲保全罷其總督授爲杭州將軍令其効力以贖前愆乃今思事敗露不料欺罔悖逆之罪至于此極使更加寬宥將來何以示懲此奏乃在廷公論而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僉謀畫一可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已見入奏 山西撫伊都立參奏貝子允禧護衛烏雅圖等在平定州毆打生員請按律治罪得

旨此事前諾岷未奏經朕降旨詢問始行題參內有李大成乃允禧家下爲首緊要太監諾岷竟爲脫卸大負朕恩伊都立止提諾岷所審具奏疏勿殊甚著將李大成提

實情具奏至于允禩自來結納党援不守本分且品行庸劣居心妄自尊大又伊構帶數萬金前往西安賈結人心地方俱稱九王爺伊不過一貝子耳安得僭稱王允禩著革去貝子並行文陝西督撫嗣後知仍有擅稱允禩爲九王爺者從重治罪 直隸總督李維均奏年羹堯不忠不法請立正典刑時羹堯疏辨維鈞所劾皆不實部議維鈞素與羹堯交結往來雖陽爲劾劾實陰圖開脫詐僞顯然尋查抄年羹堯保定所置家資維鈞匿不詳奏

上諭曰朕本欲開一面之網保全尔之生命無如尔自執

述亦末如之何矣又

論曰李維鈞居心陰詭陽順陰違如保定城內現有年羹
堯私置家產藏留財物伊並不來奏迨朕降旨令查具摺
尙故作猶豫之狀希圖延挨俾得隱匿着馬賽蔡珽同往
保定詳察奸欺黨惡實情卽將李維鈞拿問 戶部左侍
郎蔣延錫疏言漕運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
曰滄泉源山東漕河資汝洸源之水而四水源皆微細全
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千其派有五分水
入井魯樵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也口

舊設管身分司今雖裁汰仍設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
疏濬盜過者禁又濟充二府爲濟水伏流之地若廣爲濬
導則散湮砂礫間者隨地湧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
優資銀米歲終冊報卽爲州縣課最一日開湖地山東諸
泉所滙爲湖十五各建長礎設斗門爲減水閘以時啟閉
漕溢則減漕以入湖湖涸則啟湖以濟漕故諸湖名曰水
柜其後苦民壅水占種斗門閘填遂漸圯塞低窪多生菱
草積沙處高與漕河隄等蓄洩無所請察勘未耕之地就
低處悉行挑深以復水柜之法卽挑出之土築堤以束水

拒每湖開支湖以承諸泉之入益濟水之流後建閘以時
減放庶幾疏洩得宜一日嚴築堤開堤日期按漕政考山
東運河每歲十月初築堤過流分洩諸湖候來春二月冰
泮開堤受水法至善也但法久玩生築堤每在十一月中
未免過遲正月初旬開堤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必十月
望前庶河水未合便于施工開必二月朔後庶河水充盈
漕運商船皆利一日修築坎河灘堤山東運河惟賴汶水
一派分流南北濟運明宣德時築戴村堤于汶水南以遏
汶水入泲建坎河石堤于汶水北以節汶水歸海嘉靖時

總河侍郎萬恭復堆積石灘水溢則縱之歸海水平則留
之人易嗣雖歲有修築但恐時久頽廢萬一汶水北注夾
湖泉盡歸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闕非小請敕總
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建滾水石埧以爲蓄
洩

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携儀器與圖同總河齊蘇勒巡
撫陳世倌勘履應如廷錫奏 旨下九卿議行 七月大
學士白潢以病乞解任允之先是江西南昌吉安撫州饒
州四府有落地稅銀千三百餘兩各以大使征收白潢任

巡撫時以官役費浮于稅不免苛征將四處稅銀停征巡撫司道公捐銀代完造商民名冊報部稅大使無職掌仍舊設立後任相沿未奏至是江西巡撫汪澂奏其事並請裁汰大使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項稅銀不應征收則白潢當奏請于聖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係應征則當令商民完納何得公捐完課曲示私恩似此沽名邀譽豈人臣事君之道至汪澂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冀朕批示尔等同九卿詢問回奏尋奏白潢沽取虛名擅

變舊例應嚴議處汪滢妄奏察議部議潢革職降調課
稅照舊征收稅大使不得予額外勒索從之 山東巡撫
陳世倌奏山東通省丁銀請攤入地畝內從之 八月革
直隸總督李維鈞職命暗修天津倉廩俟工竣之日刑部
按律治罪 雲南撫楊名時疏言滇省自井河邊出沙油
餘鹽每年可收百萬斤向係分地行銷今所收日增仍須
分行查開化一府生聚日繁兼有鎮兵駐劄額鹽不敷且
去白井遠幾千里應將易門縣原銷阿陋井鹽撥歸開化
府添銷易門縣就近改食白井多出之鹽仍照原價每百

斤一兩六錢一轉移間國課民食均有裨益又雲南專設
提舉司三員除事簡之缺不議外其黑白二井甚閑緊要
缺出應揀選保題至亦沙阿陋二井離省遙遠井口較多
大使亦應揀調再各井俱有龍神廟昔年吳逆在滇瀉水
變淡彼雖加封杳然罔念今則龍神効靈涵脉洋溢而神
號尙仍吳逆舊封大非體統請將新舊各井龍神俱加

勅封字樣以肅觀瞻并下部議行 九月靖逆將軍富寧

安奏策妄阿拉布坦遣使入朝甚屬恭順巴爾庫爾等處
兵丁應行撤回請將吐魯番等處所有護軍西安前鋒千

八月初二日自巴爾庫爾起程其各路緣旂兵俱交提督
路振聲領同從之 授朱軾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上命偕怡親王往直隸查勘水利營田事務 領侍衛內
大臣傅爾丹奏所有喀喇沁土默特及歸化城之土默特
兵丁俱各令帶回原處臣由鄂爾圖齊果爾起程帶領京
城官兵赴京報聞 十月提拿年羹堯來京 雲督高其
倬以雲南鶴慶府鄧州嵩明騰越三州太和浪穹二縣土
軍丁賦係明嘉靖萬歷間因夷人作亂暫撥民人協防隨
立太和所鳳梧所名目每丁徵銀一兩伊等既納民賦于

本籍又輸軍賦于防所相仍未革疏請豁除允之 山東

巡撫陳世倌遵 旨會議沿海防衛五事一僻處砲台虛

設應撤衝處應另建堅實一弭盜莫有保甲應飭文武官
協力嚴查一窩家應搜變其產賄賍并着落隣保查察舉
首得實獎之徇隱枷責一文武官皆有戡盜之責胥役造
賊至汎汎兵不卽協拿以政疎脫應按盜賊名數議處一
分遣標員遊巡倘不竭力捕賊分別叅處部議如所請行

十一月宗人府遵 旨議奏允禩心懷奸惡市恩惑衆

應革親王佐領上從寬免 十二月定內閣侍讀學士翰

林院講讀學士爲從四品翰林院侍讀侍講爲從五品從
內閣學士班第請也 直省督撫提鎮等陸續疏奏年羹
堯欺罔貪殘大逆不道卽請明正典刑下部知之 宗人
府叅奏多羅郡王允禩前任大將軍任內任意妄爲苦累
兵丁侵擾地方糜費帑項得

旨允禩降固山貝子 議政王大臣刑部等題奏年羹堯
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將殊批
諭旨輒敢做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訛
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

子甲二十八箭簇四千又私貯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偽造
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邵陽盜梟致死良
民八百有餘奉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
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卽劾奏一詭劾都統武
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奸
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
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八軍功共十八案
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
寧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

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穿補服淨銜一駝看武官擅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坐當會府龍牌正坐一用鵝黃小力荷包穿四衩衣服一擅用黃包袱官員餽送曰恭敬一與屬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一縱伊子穿四圍龍補服一受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副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皆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登橋市肆俱令閉戶一甬舍墻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砲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資動至于

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恩詔到陝
西不宜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于私室啟發一
不許同城巡撫放砲一勒取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
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蹬一大將軍卽不肯交出一妾
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
衣與司道提鎮等官同坐一違 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
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党沈竹戴鐸等懷
欺惑衆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叅劾奏疏
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乾朝惕其專擅之罪六建

築邵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岐等署理
守備奉 旨飭駁仍不令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
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自銷案一守備
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屬直督李維鈞勒清苑
令陸篆接受前任王大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
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
撫諾岷欲令遲悞致罪一尙書綽奇至軍營尙辦糧餉清
字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悞軍需一捏叅夔
州府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人命一欲令李維鈞爲

巡撫計陷原任巡撫趙之坦一過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邵陽盜梟案中故勘良民馮猪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劫金南瑛等七人急欲出獄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齊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坦罷職發往軍營獎亮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寶榮銀兩一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植茶一私佔咸寧等盜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胥寺少卿郭繼孔古玩

一索屆員傳澤溪賄不據實劾屬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
川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叅革知府懸延芳賄
奏隨往陝西一掠各番衣物爲己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
銀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
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尙文赴湖
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餘兩其侵
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西寧等處軍需入己一冒銷軍
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並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
布隆吉小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夔關稅銀又加派根

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己一侵用河東鹽政盈
餘入己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至西寧冒銷運費入己一寧
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寧養馬銀並收入己一侵用城工
餘銀入己一抄沒塔兒寺礪砂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己
一侵用紀運韶等捐解銀入己一斫卓子山木植入己共
計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
大僻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
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

奴

上念青海功令自裁子年富立斬其十五以上之子孫發
極邊烟瘴充軍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陸續發遣
不赦不許爲官有匿其子孫者以黨叛論其父太傅一等
公年遐齡兄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年希堯俱加恩革職
免罪抄沒家貲現銀五十萬兩族中現任候補文武官俱
革職鄒魯立斬親兄子姪發黑龍江披甲人爲奴 於是
就獄中傳

上諭年羹堯曰歷觀書史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
露之先尙皆僞守臣節如尔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

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尔實心爲國
盡去猜疑一心任用尔乃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
于心果忍爲之乎卽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備兵又命
于八月進兵尔故意遲延及嚴催然後進勦孤軍冒險幾
至失机又如尔命阿喇納之兵由噶斯前進涉險惡必不
可行之路豈非欲陷阿喇納乎又如尔令富寧安將駱駝
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爲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
陷富寧安乎又如調岢鍾琪之兵至西安尔令舍近就遠
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濟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

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爲兒戲借快私忿尙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千不應造臣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邊机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尙未令入于廷讞卽就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爲治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尔磔死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子孫伯叔等死罪尔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 又

諭曰年羹堯剛愎殘逆之性朕所素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向來視爲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忠厚安分之人着革職免罪 刑部尙書勵廷儀疏言監禁宜分內外內監以居重要人犯外監以居偷竊輕犯並詞訟案內聽審之人其女監另牆隔別庶防範嚴肅亦不致有串供教唆等弊部議從之 刑部等奏妄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斬決

旨汪景祺作詩譏訕

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定擬立斬

具奏姑從其請著立斬梟示妻孥分別發遣 授楊名時
雲貴總督仍管雲南巡撫事先是

上以名時洩漏密摺停其摺奏有事仍着具本至是疏言
邊方事宜有須繕摺恭請裁示者令 恩宥前愆仍具摺

奏

上以名時既知過失懇切奏請應仍准其摺奏 怡親王

朱軾合疏言直隸之水會天津達海北來爲自河南來爲
衛河定河貫乎其間惟白河安瀾無患衛河源出河南輝
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合東下德棣滄景滄州南有磚河

青縣南有興濟河乃減衛水故道今河形礮石尙存請照
舊疏通築減水埝以洩衛河之漲又靜海縣權家口亦宜
築埝減水至白塘口入海處舊有石礮二座礮河與濟河
之委宜開直河一道歸併白塘出口澇則開放不惟殺滯
河之漲而河東積潦亦得稍洩再東西二定跨雄縣埝州
等十餘州縣畿南六十餘河水會于西淀經埝州之范家
口會河同合子牙永定二河水爲東淀蓋羣水所潴也近
諸淀淤塞旁溢爲患故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尙能
存水者均宜疏通並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爲田

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以達于河于淀疏淀內河身爲衆流之綱周淀舊有堤岸應加高厚無堤者量築其趙北苑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堤七里現有石橋入應加高濶並于易陽橋南添木橋一塘身高五六尺范家口北新開中停河近復淤宜疏深濬廣其上流玉帶河對岸爲十望河舊道宜開張清口入中停河會蘇橋三岔河以達東淀子牙永淀二河以淀爲壑子牙爲濬漳下水河濁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經廣平正定向滹沱滄陽大陸之水會焉考任邱舊志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

月河皆分子牙之流趨淀今宜尋故道決分以緩其勢永定河俗名渾河水濁泥淤遷徙無定宜去淤以復故道二河口俱在東淀之西故淀常淤塞前奉 諭旨令引渾河

別由一道誠經久之計今自柳河口引渾河稍北繞王慶坨東北入淀約束子牙之西流合爲一河使永定子牙二河分道而東于淀內築河堤河定自淀庶洩流不爲患至高陽河宜疏故道新安之三台村宜開新河及各處堤岸均宜以時興工再京東之滦薊天津京南之文堪任邱新安等處宜各設營田專管官經理並請揀發人員委用得

旨嘉獎下部議速行

雍正四年正月

上諭廉親王允禩狂悖已極允禔蘇努吳爾古結黨構逆
靡惡不爲四人着革去黃帶子並除去宗人府名字尋革
允禩妻福金休回娘家 刑部等議奏隆科多挾勢婪賍
罪擬斬決 旨革吏部尚書令其料理阿尔泰等路邊防
事務 二月令將允禩圈禁高牆 怡親王朱軾合疏請
分直隸諸河爲四局南運河與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苑
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就近總理永定河

爲一局請改永定河分司爲河道駐固安縣總理其沿河
州縣各設州判縣丞主簿等分防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去
舊分司令通永道兼管苑家口以西各淀地及畿南諸河
爲一局請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管理其河道
各員必久任熟練應聽直隸總督選題引見簡用其同知
以下各員俱于河員內選補下部議均如所議速行 大
學士朱軾丁母憂

上諭曰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壺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
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頒異數以

示眷懷着江西巡撫動支司庫銀二千兩賞給俟朱軾抵家讀文致祭一次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着馳駟回籍又

諭曰朱軾事母至孝今伊母病故哀癘必切但伊母年已八十餘祿養顯揚俱無餘憾正當節哀抑慟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着再賞銀二千兩爲伊奔喪同籍費用守孝百日後卽來京辨事軾奏謝乞終制

上允解任仍以理畿輔水利事命于八月來京授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車零莊布多羅貝勒色卜騰莊布貝子

牙海等爲扎薩克將所屬厄魯特編爲四佐領 甘肅巡撫石文焯疏言茶法原以裕課而裕課必先便商臣查商人赴楚買茶之船票必開載該商等引見茶數以爲沿途照驗俾無留難再查舊例每引一道運茶百觔以五十觔交官貯庫易馬五十觔給商變賣償本外有附茶二三十觔以爲運費今商人運茶至潼關應官盤驗每引只許過茶百觔附茶不准人陝應請照會每茶千觔准帶附茶四十觔又陝西向設洮州河州西寧等五司賣茶每年衆商闕定司分以杜選難就易之弊其地僻茶多不能盡售者

請准呈改別司發賣接濟新引庶茶法得以疏通部議如
所請 三月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
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諛應革職治罪得 旨向
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
立身卑污而錢名世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
既以文詞諂諛奸惡爲名教所不容朕卽以文詞爲國法
示人臣之炯戒着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
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匾額張掛所居之宅且錢
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

惡痛絕其爲切齒可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倣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并使天下讀書人知所做屬其所爲詩文一併彙齊繕寫進呈俟覽過給付錢名世

上以李維鈞任總督時將議准改隸河南之濟滑內黃三縣糟糧擅請仍在直隸元縣之小灘鎮受兌挾私阻撓又侵欠直隸庫帑數十萬未完命浙江巡撫李衛查抄維鈞家貲衛旋劾奏維鈞及蔭生李蔓狡獪多端私將家財寄頓現查出三十餘萬請革李蔓蔭生研審究追再蔓生母

張氏並非維鈞聘娶繼室乃家奴張大之婦維鈞先佔爲妾假稱繼妻且曾與魏之耀認爲乾親濫膺 誥命並請勅部追奪

上諭李衛清查李維鈞家產不徇情面一一查出甚是可嘉但叅奏李維鈞婢妾一節未免過刻不合大體前蔡珏曾奏稱于北直旅次壁間見一對聯乃訛訕李維鈞家奴之事朕彼時切責戒其勿言朕以忠厚之道教天下此事並不必議覆若云請追誥命李維鈞旣已獲罪革職自有定例何必特行叅奏餘著該部議覆嗣部臣以維鈞現在

天津遵旨工竣一並議罪改允禩名爲阿其那命
丁壽等率兵駐劄唐奴山前之特斯等處防禦策妄阿拉
布坦四月

上諭朕聞試官之內偶有學問不及而所取之人未滿人
意者是以朕去年將在京科目出身官員應開列主考者
通行考試分別等第記名以備簡用今鄉試屆期將記名
人員分別掣簽命往使典試事

上諭宗人府允禔着交與都統宗楚侍衛胡克禮馳駟從
西安一路來京沿途派兵看守伊妻子家口着總督岳鍾

琪圖理珍石文焯等派兵嚴行看守 侍郎楊汝穀疏言

直隸去年被水州縣存倉民穀盡數發賑畿輔積貯宜預

請運東閩米十萬石至天津截留南漕米十萬石存河間

保定適中地分貯部議從之 閩督高其倬疏言福興漳

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台灣以來生齒日繁山林斤

鹵之地悉成村落無田可耕流爲盜賊勢所不免臣再四

思維惟廣開其謀生之路如開洋一途前經嚴禁但察富

者爲船主商人貧者爲頭舵水手一船幾及百人其本身

既不食木地米糧又得沽餘利歸養家屬若慮盜米出洋

則外洋皆產米地慮透消息則今廣東船許出外國豈福建獨虞洩漏慮私販船科則中國加小不足資彼之用似開洋于地方有益請弛其禁下怡親王會同大學士九卿議行 雲南布政使常德壽疏言滇南距京八千餘里教職缺出咨部銓補必須半年外文憑到省又須轉行地方官具文送撫臣考驗倘有荒疎老邁者勢必繳憑另選經年懸缺仰懇

皇上勅諭吏部將滇省應選教職人員俟次截取二十員發滇令撫臣預先考定等第註冊送部缺出卽將考定之

員依次委署咨請實授前項將屆補完續請截發如此則
缺不久懸得 旨此奏甚是下部議行 川陝總督岳鍾
琪疏請選西安八旗兵千駐潼關撫民同知改理事同知
又請延安所屬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爲率歲減舊
額銀萬二千八百有奇 廣東巡撫楊文乾疏言廣東省
城盜賊甚多非編保甲不能清理旂兵與民人連居臣擬
會同將軍不論滿漢兵民逐一編查省會之奸匪旣清各
府州縣亦可漸次舉行盜風庶幾少息

上諭曰此見甚好弭盜之法此爲探本窮源之上策也其

是力行之

東華錄卷之二十七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八

湘源蔣良騏于之文

雍正四年五月改允禔名爲塞思黑 十七日文武大臣
等奉

上諭歷年以來朕之數弟昏昧無知不安本分其好偽逆
亂之行尔衆大臣从前雖略曉一二何能盡知尔等且不
能盡知外間小人又何由知之乎伊等爲人存心行事朕
因三四十年共在一處知之甚悉伊等僭妄之心悖逆之
行及其党羽於國家大有關係阿其那等歷年傷

皇考之心不孝不忠結爲黨援擾亂國政其罪倍甚於二阿哥从前阿其那等四人共爲黨羽包藏禍心將不守本分詭隨之人百計千方引誘交結又將生事兇亂喇嘛僧道医卜棍徒優人之屬種種貪利小人留心收攬重利賄買各致死命以爲伊等出力在各處稱揚伊等美名串通內外奸僞之人希圖大位有不入其黨者卽妄加以危言恐嚇之故不爲其所籠絡不爲其所欺蒙者甚少國家被其擾亂人心受其蠱惑外則與阿靈阿鄂倫岱蘇努七十黑壽等亂臣結黨往來內則與

皇考御前侍衛拜唐阿大監等領營交結探聽一切喜怒消息若非我

皇考神明聖智心如金石未有不爲伊等詭秘之計所動搖者伊等奸僞之計皆爲我

皇考之所洞悉故雖窮困懷羞而兇心益逞反將

皇考年高之人種種激怒無所不至

聖躬憔悴成疾皆阿其那不忠不孝奸僞結党種種可誅之所致也知臣子者莫如君父我

皇考因阿其那不孝不忠惡貫滿盈深用震怒曾謂阿其

那爲亂臣賊子乃吳三桂之再世實梁山之逆党父子之
恩絕矣此等之旨難以盡錄

皇考之旨甚明伊等皆得罪於

宗廟社稷

皇考之人國法所當誅也朕卽位以來將伊等罪過暫行
寬免凡事教訓冀伊等解散党羽去其僭妄之心改其悖
亂之行將阿其那封爲親王簡用重任總理事務阿其那
仍不改其覬覦悖逆之心奸僞之行凡朕所交之事俱有
意欲敗壞之事事以美譽自居欲將惡名歸之於朕其悖

逆之心無少改悔處朕深覺知之伊但兇心稍萌朕卽顯
然曉示於衆故伊計窮力竭知其悖逆之心奸僞之行斷
不能施因但欲朕加之誅戮意謂倘有玷朕名譽之萬一
以鴻其忿種種擾亂全無人臣之体竟至在衆大臣之前
發誓公然詛咒連及朕躬舉動狂悖一至於此當封阿其
那親王之時伊妻家之親爲伊賀喜阿其那卽云何喜之
有我頭不知落于何日等語朕不知其何心何故而出此
言再阿其那在拘禁之處向看守太監云我向來在家每
餐止飯一碗今飯加二碗我斷斷不願全屍以及必使見

殺而後已等語豈有身爲臣子而如此暴虐悖逆之理耶
再阿其那於

皇考在日不能承歡奉侍以叨

君父之矜憐不能保其具勒之爵祿不能不犯鎖拿之罪
伊之乳公乳母之首領不能保妻子不能保家財不能保
則阿其那之才具福分顯然可知矣夫阿其那以此才具
福分兼以不孝不忠挾其好僞之心恣其所行之事倘至
此大位豈能上安

宗廟社稷報答

祖父之恩澤被生民之衆哉果係誠心爲大清國之人未必願阿其那之登大寶也至塞思黑乃係癡肥靡臃矯揉造作粗率狂謬下賤無耻之人

皇考從前不比之於人數弟兄輩亦將伊戲謔輕賤卽何其那亦知其庸昧無能特引誘愚弄使出努力塞思黑因阿其那事敗未稱伊等之心數年間挺身覬覦大位者亦阿其那將伊慙慙之所至也朕卽位以來以伊等斷不可置之一處將伊遣往西大通居住原欲令其更改惡心逆行也伊覺朕之寬仁斷不肯傷伊等身命不但不改其悖

逆之心反種種妄亂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祇欲激怒朕心務必誅之而後已至於帶給允職書札內有機會已矢悔之無及等語數千里寄此悖逆書信毫無畏懼如此不法是誠何心仰蒙

聖祖皇考隆恩豢養臣子三四十一年之厚澤豈有因未遂僭妄之私卽怨望

君父與國爲仇如此悖逆肆行有是理乎且伊蠢然無知行事悖謬不量己才不知羞恥以不足比數之人賄買棍徒而小人或有流傳之言以爲塞思黑可遊大位致使壞

口紛紛此亦世所罕聞也而伊亦公然自受恣口亂言自古以來亦未有不自度量醜顏無耻悖謬可殺如塞思黑者也至允禔生性糊塗急暴不知天地之高厚亦不知自處爲何如之人

皇考知伊在家必然生事特遠遣出征在外允禔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誘頓萌大志自古有大志之人豈有不願身名美好之理而允禔於出征處妄費國帑肆行貪婪騷擾地方又鑽營塞思黑令在

皇考前巧爲設法取青海台吉之女逐日醉飲種種淫亂

貪污之行衆皆知之允禩身爲大將而所行之事有國法
在有

皇考洞鑒在有公論在自當勉力粉飾要譽亦欲強忍遂
伊願望之心而乃醜行不法可笑至於如此似此伎倆人
品若至大位恣任其意何所不爲豈能爲國家萬姓造福
也不過令伊同黨數人僥倖而已未必爲國家之福也朕
卽位後卽降旨將允禩喚回而允禩於未到京之前卽露
種種狂悖於到京之日向朕輕毀妄行狀類棍徒其罪不
可枚舉朕皆寬宥施恩又於

皇妣寢宮前封伊爲王全不思報朕恩豈不改伊等朋黨
之初心逆志益恣向朕種種欺妄暴虐之心倍加近者蔡
恆奎投伊院內字帖內開二七變爲主貴人守宗山以九
王之母爲太后數語尤醜不行奏聞將要緊字樣裁去塗
抹但交與總兵范時繹令不論如何完結且云並非大事
看其如此無法無天悖亂之行卽史書亦屬希有至於允
祿乃一介下賤原屬無耻之人但知索取民財爭奪買賣
交結內侍種種刻薄無耻劣行之處難以屈指舉國共知
阿其那將此等人亦行設法牢籠令其出力以爲羽翼阿

其那等心恆奸惡擾亂國政煽惑人心邀買美名結交匪類徧處稱揚伊善不過欺人而已其能欺上天

皇考乎阿其那等承歡

皇考者何處効力者何處有神國家者何處利濟軍民者何處施恩臣工者何處有益兄弟者何處且當

皇考聖明在御之時阿其那爲皇子何得結交外人不曾與政事有何善足稱遂至人目之爲佛者何故耶此皆伊等所結朋黨作亂之徒招搖惑衆小人愚昧入其捩變不審始末虛實之所致甚顯然也伊等如果有善可據朕此

數言又安能淹沒伊無窮之善行乎但衆多愚昧伊等存
心行事已久衆人被其欺惑者深朕若不如此明白降旨
分晰伊等奸偽之術凶惡之性不孝不忠之行衆皆難以
知曉今衆人但將伊等果如何好及如何似佛之處自心
稍爲揣度則若夢之醒衆自曉然也且當

皇考之時朕若欲似伊等之邀名豈不能致誓耶若欲劾
伊等之所行豈力不能爲之人耶祇因上天昭鑒可畏

自考恩德甚重朕心不忍忘負是以但寧靜守分敬慎孝

順於

皇考之前朕自幼時諸兄弟俱恭敬朕躬朕於兄弟中亦並無私嫌而朕亦從無希冀大位之念此

皇孝所深鑒众人所共知也昔朕之兄弟中往往有得罪皇考者朕深爲之解釋調停以寬解

皇考之怒凡此不可枚舉現今諸王與

皇考親近侍衛俱悉知之朕非邀名而亦非爲伊等乃實

爲

君父年高仰體

聖躬之故是以堅特心志而行之耳莅位以來爲國家利

害所聞但欲伊等改其凶悖之性以及於善耳設使朕先
便自帝冀此位之念今已登此位矣又於伊等何仇乎朕
从前若有破兄弟凌辱或致朕於惡地或於朕有虧傷處
如此等私怨或有一事或有一人亦必不能掩衆人之耳

目

皇考在時朕賴

皇考之恩平安尊榮已四十五年此等不肖弟輩與朕豈
但不敢言有仇隙卽一言之不合亦未有也朕臨御以來

日夜念

皇考之恩付託之重於政事竭力勤求已經四載爾衆太
臣朝夕在廷覲而奏事豈有不知之理自古帝王未有如
我

聖祖皇考之勤政者卽

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但朕甫登大位因素
性於事不好干預臣工皆所未識政務皆所未經念

皇考何託之重大恐其隕越遺漏故爾精勤求治自晨至
暮無自間憚伊等不得窺朕之瑕隙於元年二年間造言
有謂朕每日早理事日中卽醉飲者又有謂朕日中醉醒

日昃方理事者朕當時卽已聞知此言諸臣寧不聞乎朕
从不能飲若彼時卽降諭旨似乎弭謗亦謂流言虛實歷
久自明故未卽降諭旨經今四載朕从前不飲之處衆已
共知伊等見朕勤理政事又

皇考以大業付託朕躬奸惡之徒遂欲以不美之名加之
於朕以有過加之

皇考欲使天下擾亂不已故又造此等無稽之言傳播聲
揚甚有關係令郭元進作書拋入塞樗額轎中書內因朕
庚屬午遂指馬造出異言相訾尔大臣亦忍聞乎又云十

月作亂人佛被囚軍民怨新主又謂朕卽位以來遭旱潦
飢荒之災等語又各處粘貼書內云災禍下降不信此者
卽被瘟疫吐血而死等語觀此實乃阿其那等朋比之奸
逆兇惡之小人作亂作惡之書辦皂隸旗棍等貪取貨財
訛詐尋常慣於鑽營之徒見朕將部院衙門及各省私弊
盡行除革政治肅清此輩宵小之人不能行其剗刺訛詐
之事始移恨於朕不憚法度不畏死亡特造此等悖亂之
語以搖動人心擾亂國家欲使朕心疑畏將此等惡棍朋
黨之徒容忍寬假之意如朕之爲人豈憚此不經之謠言

乎朕以聖賢大公至正之道治天下焉有因此等朋党悖
逆之言遂爾畏愆寬解之理乎謂阿其那爲佛者豈以其
不孝不忠如鬼如蜮之行乎不然伊又有何等忠孝仁慈
之美行耶似此凶暴惡詐奸險之徒誠自古所未聞者况
水旱疾疫世所有者此輩如此妄言倘更逢其事衆卽以
其言爲驗而信之矣所閔甚巨朕卽位三年以來幸叨
天貺衆所共知者此豈可以假飾之事乎倘非

皇天眷佑稍合此輩造作之言又不知如何造作訕謗矣
如直省去歲偶值水災朕卽發粟數百萬石拯救又令脩

治隄塘大開水利因軫念元元之故動用數百萬帑金使
直省數百萬生民竟若無災不致艱食直隸通省百姓之
感戴亦難掩衆人之耳目天下軍民朕愛之俱如赤子自
臨御以來所以推恩於軍民者甚備天下之人何故不戴
朕恩反生怨恨也且不知怨朕何事也豈卽以懲治阿其
那等當誅之奸類故乎如果以懲治阿其那等之故天下
軍民遂至胥怨則此輩實國家之賊更斷不可留於人世
矣如朕卽位三年有一事可致軍民之怨朕萬歲後不見

我

皇考在天之靈朕如有致軍民可怨之處眾人卽當明言之今者內有郭元進之輩外有蔡懷璽之徒任意造作各樣謠言將書字拋置聲張實國家之姦賊不可以不正法也我朝自

太祖

太宗肇造區宇至

皇考百有餘年滿州等世沐殊恩朕承

皇考之命嗣此宏基天惟一日國止一君八旂人等亦惟咸戴大君一心事朕而已似此不忠不孝之輩擾亂國家

漢書卷之八

卷之八

八

妄行不法亂臣賊子之居心行事入旂之人聆朕曉諭之旨當必駭然深燭其行事之悖亂當切齒而共恨之者嗣後爾等各部院衙門八旂之內有如此等妄造語言搖亂人心者汝等加意訪拿誅殛數人羣小自然戒懼不敢妄爲矣倘却之聞之故作不知被他處拿獲審出時將隱匿之人照犯人一例治罪塞榜額陳奏甚是可嘉如此始可謂國家大臣大凡微賤小人不知國家之大義恆奸隱慝以示私恩如塞思黑允禩等况關係己身之事值此等妄言之人尙故作不知縱之以示寬大者非國家之叛臣賊

于而何且置法紀於何地平從前諸王大臣請將阿其那
塞思黑允禩卽行正法斷不可留所奏甚爲得理此輩包
藏異心撓亂國政乃獲罪于

宗朝社稷與我

皇考之人理應正法但伊等歷年結成黨羽妄造謠言鼓
惑人心久矣阿其那等種種奸詐惡逆之事中外及八旗
軍民人等尙未得徧知此事乃關係

皇考及朕躬之事今故將此輩奸惡不忠不孝大罪備悉
言之使中外之人昭然盡曉卽此輩正法亦屬當爲自後亦

不得議朕卽姑留之亦不過數名死人耳亦無所關碍也
尔等謹記此旨錄出奏覽後傳與京城內外八旗軍民人
等一体知之 六月王貝勒大臣等公奏阿其那卽允禩
罪狀四十款塞思黑卽允禩允禩罪狀十四款畧云阿其
那等以邪黨爲足恃而嬰結之念弥堅以大位爲可干而
構禍之心不已請速正典刑奉

上諭我

皇考聰明首出文武聖神臨御六十餘年功德隆盛如征
勦三藩平定朔漠軍國大事皆不動聲色而措置帖然几

屬兇頑無不革面草心望風嚮化而猶是諸子中有阿其
那塞思黑允颺者奸邪成性包藏禍心私結黨援兵希大
位如鬼如蜮變幻千端節蒙

皇考曲加矜全寬宥之恩伊等並無感激悔過之意以致
皇考震怒屢降嚴旨切責忿激之語凡爲子臣者不忍聽

聞

聖躬因此數人每憂憤感傷時爲不豫朕侍奉左右安慰
聖懷十數年來費盡苦心委曲調劑此諸兄弟內廷人等
所共知者及朕卽位以阿其那寔爲匪黨倡首之人伊若

感恩改過自新則羣邪無所比躡黨羽自然解散是以格外優禮晉封王爵推心任用且知其素有虛名故特獎以誠孝二字鼓舞勸勉之蓋朕心實實望其改過遷善也乃伊辦理事務懷私挾仇過犯甚多朕俱一一寬免未罰其一月之俸未治伊家下一人之罪亦始終冀其改過遷善也迄今三年有餘而悖逆家亂日益加甚時以蠱惑人心擾亂國政煩朕心激朕怒爲事而公庭之上諸王大臣之前竟至指天誓日詛咒不道不臣之罪人人髮指朕思此等兇頑之人不知德之可感法之可畏故將伊革去王爵

拘禁宗人府將伊家下數人正法而阿其那反向人云拘禁之後我每飯加餐若全屍以歿我心斷斷不肯似此悖逆之言實意思所不到古今所罕有也總之伊自知從前所爲之罪久在朕心所洞悉且爲天地所必誅捫心自問萬無可赦之理遂以伊毒忍之性度朕亦不信朕實有寬宥之心所以故爲種種桀傲狂肆之行以激朕之怒但欲朕將伊卽置之于法使天下不明大義之人或生議論致朕之聲名或有損於萬一以快其不臣之心遂其怨望之意朕愛

皇考付託之重統御寰區一民一物無不欲其得所以其
享

皇考久道化成之福豈於兄弟手足而反有傷殘之念乎
且朕育在藩邸光明正大諸兄弟才識實不及朕朕皆恭
敬盡禮不但不敢侮慢並無一語之爭競亦無一事與之
猜疑歷年內外皆知者不待朕今日粉飾過言也今登大
位豈復有藏怒匿怨之事而欲修報復以洩何忍乎無奈
朕兄弟之中有此等大奸大惡之徒而朕於家庭之中實
有萬難萬若之處不可以德化不可以威服不可以誠感

不可以理論朕輾轉反覆無可如何含淚向天念我

皇考及

列祖在天之靈定垂昭鑒阿其那與允禩允禵塞思黑允
禩等結爲死黨而阿其那陰險詭譎實爲罪魁塞思黑之
惡亦與相等允禵狂悖糊塗受其籠絡聽其指揮遂至膠
固而不可解總之此數人者希冀非分密設邪謀賄結內
外朋黨煽惑衆心而行險僥倖之輩皆樂爲之用私相推
戴而忘君臣之大義此風漸積已二十餘年朕自卽位以
來竭力料理百凡訓誡而又不得不反覆諄詳告諭衆人

者祇因伊等所結之奸黨所行之惡蹟惟朕知之最詳最確故三年以來感之以恩惕之以威百計化導冀其解散悛改而無如阿其那倡率不從不中不肯解散悔過而固結復深矣况此奸黨之風如阿靈阿之子阿尔松尔蘇努之子勒席恒等皆繼其父志而奸惡過焉似此毫無忌憚父子相承先後濟惡種類遞傳安有止極實爲國家之大惡必貽後日之深憂者此不待朕之宣諭諸國之人豈不知乎伊等既不肯解散改過若朕此時不將朕所深知灼見者明白料理分晰此諭昭示天下垂訓後人將來朕之

子孫欲明晰此逆党之事恐年歲久遠或有懷挾私心之輩借端牽引反致無罪之人枉致冤抑况朕之所深知者在廷諸臣未必能盡知之因三年於茲朕遇便卽備悉訓示明指伊等居心行事之奸險今在廷諸臣雖知之矣而天下之人未必能盡知之此是非邪正所關甚大朕所以不得不反覆周詳剖悉曉諭也諸王大臣等臚列阿其那塞思黑允禔各款合詞糾叅請正典刑以彰國法糾叅之條事事皆係實蹟而奏章中所不能盡者尙有多端難以悉舉今諸王大臣以爲奸黨不剪奸宄不除恐爲

宗社之憂數次力引大義滅親之請者固爲得理但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而手足之內遭遇此等逆亂頑邪百討保
全而不可得實有痛於衷而不忍於情者矣然使姑息養
奸優柔貽害存大不公之私心懷小不忍之淺見而不籌
及於國家

宗社之長計朕又爲

列祖

皇考之大罪人矣允禔允禩允禵雖屬狂悖乖張尙非首
惡皆已拘禁尙冀伊等感發天良悔改過惡至阿其那塞

思照治罪之處朕不能即斷俟再加詳細熟思頒發諭旨
可將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宣示中外使咸知朕萬
難之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諒朕之爲

宗社久安長治之計實不得已之處也特諭

案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康親王等同泰爲同惡結黨
逆法悖倫請申明刑以協公論事請將阿其那塞思黑
允禮等速正典刑故有此諭

四川提督潘之喜奏臣准督臣岳鍾琪調漢土官兵驍
山倚勦撫金格等蠻臣會商撫臣法敏給兵丁秋季餉銀

自製行裝又借支冬季錢糧贍家惟士兵未食名糧臣商
之撫臣所給口糧外再加賞賚以鼓其氣臣隨于川省鎮
協各營存公銀內動用已將細緞布疋烟茶等物賞給頭
目其士兵到建昌及凱旋賞賚臣同撫臣料理隨差解往
賞給庶士兵各戴隆恩踴躍從事至金格等寨本係小醜
大兵一到自應傾心歸化但臣謂建昌處萬山中賊寨種
類不一若不預備兵馬恐一時調遣不及隨撥兵各處再
派漢兵一千土兵一千以備調遣 旨凡事寧可備而不
用所慮甚當向來但知尔勇未料尔有此才情也 八月

直督李紱奏塞思黑病故

上諭朕差胡什禮前往帶領塞思黑回京伊私與楚宗商議擅將塞思黑鎖拿及胡什禮到京回奏述李紱有塞思黑一到我便行事之語朕聞之駭異斷斷以爲不可特命胡什禮馳往諭之李紱奏稱並無此語胡什禮楚宗前私將塞思黑鎖拿後又故意將鎖寬鬆任其脫卸朕彼時欲治其罪又恐衆人因此謂朕欲寬貸塞思黑或欲加嚴於塞思黑致妄存意見是以暫行停止今塞思黑既伏冥誅則從前胡什禮楚宗等擅行鎖拿又私行寬釋明係有意

欺罔著將二人鎖拿帶往保定嚴審具奏諭王大臣阿其
那塞思黑罪大惡極諸王大臣等屢請正法朕不忍卽定
今塞思黑已伏冥誅朕心惻然今欲將阿其那寬宥以爲
何如著秉公陳奏並詢各督撫提鎮等各抒己見具奏

九月重九節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皇子諸王大學士以下九十四人
賜宴賦柏梁體詩 順承郡王錫保奏阿其那於本月初
十病故

上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查嗣廷向來趨附隆科多伊

曾荐舉朕令在內行走授爲內閣學士及禮部侍郎今
歲鄉試江西大省朕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
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諷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
必有平日紀載遺人查其過所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
亂荒唐怨悻捏造之語甚多又於

聖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
可耻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錢名世
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
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

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以殿試不完卷之進士革黜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餘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囑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必謂查嗣廷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今種種實跡現在尙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查嗣廷着革職拿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 十月以河南學政光祿寺卿王國棟爲浙江觀風整俗使以查嗣廷玷辱科名停

浙江人鄉會試

諭岳鍾琪見今經理勦撫普番苗事務地連三省必須岳鍾琪前往四川就近調遣方能悉合机宜著岳鍾琪親赴川省駐劄成都 十二月川撫法敏言建昌所屬苗猺種類不一冕山賊蠻金格閻壽阿祖等狂悖不法從前並未殲其兇首因調漢土官兵進勦而金格等潛匿山箐茲又添兵深入梁山搜捕請暫照松潘戍守兵丁之例支給口糧久之 浙江道御史謝濟世叅奏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罪

上諭田文鏡秉公特正貪贓壞法之事朕可保其必無謝
濟世於天下督撫中獨參田文鏡不知是何心胸若不嚴
行訊問則鬼蜮伎倆得行著革職嚴訊務將寔情審出具
奏奉刑部審奏謝濟世叅劾田文鏡各款自認風聞無據
顯係聽人指使要結朋黨擾亂是非謝濟世擬斬立決

上召大學士等官諭昨日謝濟世叅劾田文鏡今日尔等
大小臣工僉云並無貪婪之事所叅各款皆虛可見公道
在人朕在藩邸素不識田文鏡因雍正元年祭告華山回
京復命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激切敷陳朕以其直言無

嗚呼非忠心愛國之人何能如此遂令往山西任賑濟之
事辦理甚妥卽以爲布政使將山西積年虧空及宿弊清
理吏治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故調河南布政使旋用
爲巡撫整飭河工三年以來河工堅固河汎安瀾年豐歲
稔紳衿畏法寔爲巡撫中第一李紱自廣西來卽奏田文
鏡劾劾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甚爲寃抑張球居官甚劣田
文鏡並不糾劾且言黃振國此時已爲田文鏡監斃滅口
矣未幾黃振國已從河南解赴來京朕不知李紱受何人
意指其張球一案田文鏡早經認過請罪至汪誠邵言綸

皆庸劣不堪之人辨處並無冤抑乃謝濟世所言黃振國張球邵言綸汪誠等事與從前李紱所奏一一昭令從前特頒諭旨言天下巡撫中實心任事惟田文鏡李衛楊文乾三人今謝濟世將田文鏡糾參顯與朕之明旨相悖今審問謝濟世俯首無辭則其受人指使顯然謝濟世既自命為報効國家之人著革職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贖罪此案亦免深究黃振國等要結黨援鑽營李紱密奏今又指使謝濟世陳奏閔敝以行賄被劾乃囑托佟鎮寄信隆科多在朕前稱揚其善在黃振國已罹重罪而汪誠等處

分不過罷官何至要結黨援必欲更翻前案實爲法所難容是以將黃振國汪誠置之重典邵言綸開敞發邊衛充軍所以姑寬謝濟世者蓋以不教而殺實所不忍教而不久朕亦不忍誅也 雲貴督鄂爾泰奏黔省狎貓兇悍長寨一帶尤甚臣調兵進勦川販窩黨現今擒獲陣斬九級破寨三十六投誠二十一寨招撫貓民三千餘口查出荒熟田地三萬餘畝得旨嘉獎議敘 河督齊蘇勒疏報黃河清於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自河南虞城縣至江南桃源縣共六百里羣臣請御殿受賀不允賜內外官各加

一級

雍正五年正月奉天將軍噶爾弼疏言奉天金銀銅鉛等礦難久禁開採而竊掘尙多恐其中潛藏匪類致生事端除孟犀湖等處所產鉄爲居民犁鋤必需無須禁止外請將遼陽屬之黃波羅峪開原屬之打金廠等處均照錦州大悲嶺例永禁開採允之 岳鍾琪奏遣總兵趙儒等率兵至普雄即梁山番人將首逆金格阿租擒獻乞降並誘開壽擒解 旨嘉獎 諭刑部將年羹堯子放回交年遐齡管束 二月

上以直督宜兆熊劉師恕忝奏原任總督李紱弥縫虧空一摺出示大學士等曰凡汝科甲出身之人朕因其較捐納人員且不識丁者不同所以欲加任用若盡如李紱鄭任倫等之營私作弊轉不如非科甲之人矣 諭內閣九卿前據李紱奏稱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口等語著將黃振國再行細訊田文鏡有何不公不法之事爲黃振國挾制而欲置之死地以滅口黃振國係必應正法之人此時有何顧忌田文鏡若果有不公不法之事著伊據寔供出並不因其供出田文鏡之短方行正法亦不因其不

供出田文鏡之短遂可邀寬免也據黃振國供稱伏讀上諭說黃振國之罪不至斬決可見皇上至聖至仁原不要殺我是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要殺我等語朕前謂黃振國之罪不至於斬決者乃謂從前田文鏡劾之案其罪本不至於死及被劾之後蔡珽爲之黨護李紱爲之陳奏謝濟世又爲之翻案勾結黨援造作蜚語擾亂國政誣陷大臣爲世道人心之害所關甚大是黃振國之罪雖服極刑而有餘尙得謂之罪不至於死乎但其所以致此不可赦之死罪者寔由三人成之也著蒞諭黃振國知之 內

閣等議奏江西考試官查嗣廷俞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兩除查嗣廷大逆不道另案歸結其巡撫汪漉布政使丁士一副考官俞鴻圖應按律治罪得旨牌坊銀兩尙非贓銀可比但謂主考應該收受亦非也汪漉人尙老成著降四級以京員調用丁士一由部曹特簡漉陞布政深負朕恩著革職發往高其倬處或者有應修城工或別地方工程派伊出資効力俞鴻圖革職在編修內行走至追出牌坊銀兩不必入官俟江西舉人來京按名散給部覆御史陳學海條奏直省火耗輕重懸殊請勅酌定成規以

便畫一遵行得 旨火耗原非應有迫於時勢不能禁革耳若一經題定數目遂成定額清廉官不能裁減而貧劣之員又將取於數外必致累民該部卽照所請均屬不合不准行 刑部等遵 旨議太常寺卿鄒汝魯進獻河清頌疏內故用悖逆之語顯肆訕訕請革職擬絞立決得旨從寬免死發往湖廣荊州府沿江隄岸工程處効力

三月開闢首洋禁 定鴻臚寺衙門仍屬禮部統轄 費

會試下第舉人路費 閏二月禮部議河南巡撫田文鏡

請捐納貢監生歸學臣約束得 旨嗣後事屬督撫者准

移咨學臣事屬學臣者准移咨督撫 五月內閣等議奏

查嗣廷應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今已在監病故應戮屍梟示嗣廷兄查慎行查嗣璫子查澐姪查克念查基斬決嗣廷次子長椿大梁克瓚姪查開學俱年十五以下給功臣家爲奴得 旨查澐改監侯查慎行父子釋放回籍查嗣璫查基免死流三千里 四川提督黃廷桂疏陳營伍地方五事一軍械宜速製一馬廠宜別建一士卒驕奢宜禁一盜番防範宜密一汛守地宜均 旨與總督岳鍾琪會

商行

東華錄卷之二十八終